

情之所鍾

屠格涅夫著

橘林譯



著名學文界世

鍾所之情

著 夫 涅 格 屠 (俄)
譯 林 橘

社 版 出 風 正

1945

再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
版 發 行

實價國幣 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名學文界世

鍾所之情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 者 屠 格 涅 夫

譯 者 橘 林

發 行 人 陳 汝 言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總發行所 重慶沙坪壩 正風出版社

分發行所

重慶
成都
西安
蘭州

聯營書店

(120p.)渝3-6000



正(No.9)

宴會早已散了。時鐘打着十二點半。留在客廳裏的只有主人，賽爾琪·尼古拉尾契跟宮拉第美爾·彼得羅尼契三個人。

主人按着叫人鈴，命令僕人收了殘餘的晚餐。

「就這樣決定吧，」他津津有味地說，身子深深地埋在安樂椅裏，還點起一枝紙煙在吸着，「我們每個人來談自己初戀的故事，請你先講，賽爾琪·尼古拉尾契君。」
賽爾琪·尼古拉尾契是個身體圓小而面孔明亮的男子，他先注視主人一下，舉眼向看天花板，「我沒有初戀，」後來這樣說，「我是從第二次戀愛開始的。」

「這是怎樣的事情？」

「這個事情很簡單。當我十八歲，最初對一個美麗的少女發生愛情時，我的家鄉地

1990.11.11

清子

清子

的愛，不怎樣的新鮮，祇像後來跟別的女子求愛一樣。老實說，我最初也是最後的戀愛，那是在我六歲對於我的保母的戀愛。但事實已經過去了，關於我們兩個人之間的詳細情形，我已經不能記憶，就是我追記起來，有誰要聽呢？」

「那麼怎樣好呢？」主人說着。「我的初戀也是沒有趣味的：我沒有跟誰發生戀愛過，我遇見安娜·尼古拉愛薇娜，我現在的妻子，我們戀愛的過程很順利；那是我們的父母給我找好的對象，不久就深深地相愛着，婚事就這樣完成了。我的初戀就可以用這幾句話說了的。諸位先生，我老實地說吧！我之所以提出初戀這個題目，爲的看中了你們，我不能說你們老，但也不是年青的未婚的男子。富拉第美爾、彼得羅尾契，你能講一點有趣的故事麼？」

「是的，我的初戀的確是不大平凡的故事」。富拉第美爾、彼得羅尾契，是一個年約四十頭髮已經斑白的男子，他帶着不大顯意的神氣回答着。

「啊！」主人跟賽爾琪、尼古拉尾契同聲地叫着，「那好極了……請告訴我們吧。」

「要是你們要我講……或者不，我不願意講這故事的，我沒有講故事的才能，勉強講，反會枯燥，沈長，不自然。要是你們允許我，我可以把我所記得的盡量寫出來講給你們聽吧。」

他的朋友們起初不贊成，但富拉第美爾·彼得羅尼契堅持着這個意見。過了兩個星期，他們又在一個地方會見，富拉第美爾·彼得羅尼契真的實踐了他的話。

他的原稿記錄着下列的故事：

這是一八三三年夏天的事情，那時，我正是十六歲。

我跟着雙親住在莫斯科，他們在對着尼司可基公園的卡羅嘉門附近租了一所消夏的別墅。我正在預備着進大學，我用着功，但不怎樣趕緊。

那時沒有一個人來干涉我的自由。我任意做我所歡喜做的事，尤其是我離開了那最後的家庭教師，更來得自由。他是個法國人，他自以為像炸彈一樣地被拋到俄國來的，心裏老不愉快，臉色難看得像生着氣似的，連日地奄臥在牀上。父親對我很生疏地看待着；我雖然是母親的獨養兒子，但她也很少給我教養，她完全給別的事情佔據了她的心。

父親還是一個漂亮的年青人，他是以財產為目的纔跟他六十歲的我的母親結婚的。我的母親過着陰沉沉的生活，她老是憂慮，妬忌，發着脾氣，但從不在父親的面前發洩；她非常怕他。他老是嚴肅，冷淡，又生疏的樣子……我從沒有見過比我父親沉着，和有威嚴的這樣的一個人。

我將永遠不會忘記那在別墅裏的最初的幾個星期。天氣晴朗着，我們在五月九日聖尼古拉祭日離開市鎮。我往往在自己的院裏，或者在尼司可基公園裏，或者到郊外去散步，我總是帶着一本書在身邊的——像憶述諾甫的遊記，但我不大去讀他。我最歡喜的，是高聲朗誦着裏面的詩歌，我能背誦着好多的詩歌，這會引起我的血液奔湧，我的心

老是靜靜地無端地應着憂傷；我整個身子都是希望和理想，我敏感着，有時對某種事物感到恐懼，有時對一切事物都感到驚異，像在期待什麼似的。我的想像繼續地動着，像那燕子在破曉的時候，環繞寺院裏的一座鐘樓飛迴着，只是迅速反復地同一的空想；我沈醉於夢幻，沈浸於悲傷，甚至於哭泣着。然而給一支樂曲或一個夕陽所引起的眼淚和憂傷，我像春草一樣地會迸出青春的生命，甜美的感覺。

我有一匹可騎的馬，老是騎着它獨自去遠遊，我疾馳着，我想像自己是個在演戰的騎士。風在我的耳邊呼嘯着，聽來是怎樣的愉快啊！或者我翹首對着天空，將那閃耀的光輝和蔚藍收到我開豁的靈魂裏。

我記得那時關於女人的印象，和戀愛的幻影，在我腦子裏還沒有現出顯明的形象。但我整個的思想和整個的感覺裏，已經是潛伏着一種半意識的，新鮮的，恬美得不可說的，女性的，……某種羞澀的預感。

這種預感，這種期待，滲透到我的整個身子，我在這裏面呼吸着，在我的血管裏跟着每滴血而轉着，……整個也是被命運所指定了的，不久就要實現的啊。

那個地方，我們消夏用的屋子，內有一所是有圓柱的木質的邸宅，和兩間小屋，左邊的一間是所製造劣等糊牆紙的小工場，……我好多次到那裏去漫步，看見十多個疾弱而蓬頭的男孩，穿着油污的衣褲露出憔悴的面孔，在壓印機的的方框木槓上不停地跳躍，靠着他們的嫩弱的身子的重力，印出紙頭的種種花樣。

右邊一間還空着，是要出租的。有一天，是五月九日後的三個星期吧，這個屋子的窗幃開了，露出女人的面孔來，原來已經有人來住了。我記得這一天正餐的時候，我的母親問家裏的廚子，新來的鄰居是誰？她一聽到是柴齊金公爵夫人的名字，很關心地說：

「啊！是個公爵夫人！」……後來又繼續說着：「一定是個敗落人家吧！我這樣想。」

「他們是雇了三輛馬車來的，」廚子手裏捧着一隻盤子，很恭敬地說，「他們又沒有自備馬車，他們的傢俱也很整腳。」

「啊，」我的母親回答着，「那好極了！」

我的父親給她一個冷眼，她繼默然。

那柴齊金夫人的確不是一個財婦，她所租的房子，多麼坍塌，狹窄，而又低矮，這種屋子是稍稍有錢的人家決不肯來住的。當時我對於這種事情，是一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出地毫不關心着。公爵的稱號，在我也絕沒有一點影響；原來我正在讀着席勒的「強盜」。

二

我的習慣，在每個傍晚一定要帶了鎗到園子裏，在伺探那白嘴鶉的。我對於這個小心的，刁滑的，貪婪的鳥，早已懷着厭惡的心。就在那天，我照例走到園子裏去，跑遍一周，一點也沒有得到。（這個白嘴鶉已經熟悉了我，只是在遠處間歇地啼叫。）我偶然走近我們的住宅和狹長的園子之間的屬於右邊那間小屋的圍牆，我沿着圍牆走過去。

忽幾聽到一陣人聲，我就隔牆探望，吃了一驚……我看到了一種奇異的情形。

離開我幾步路之前，在那覆盆子叢中的草地上，立着一個身體長長的，穿着淡紅色條紋的衣服，戴着白色頭巾的少女，四個年青的男子圍在她的周圍，她手裏拿着孩子們所熟知而我却不知道名字的一種灰色小花，在輪流地敲打那些青年的前額，那種像袋狀的花朵，在堅硬的物體上打擊着，就發出聲音而炸裂開來了。

這些青年們是怎樣渴望着願以前額來接受打擊。那少女的姿態，（我只看到她的側面，）看來真是十分迷人，驕傲，可愛，喜笑，嫵媚，使我羨慕着，歡喜得要叫起來，在我想，只要那精緻的手指來打觸我的前額，我願意捨棄人間的一切。我的鎗溜跌在草地上，我忘却了一切，不知壓足地看着：她那優雅的體態，項頸，可愛的手臂，白頭巾的蓬鬆的頭髮，半閉的慧眼，睫毛，以及那嫩柔的一張臉盤。……

「年青人，喂，年青人！」忽然有一個聲音在我的身邊叫着：「誰允許你這樣地注視不相識的姑娘？」

我吃了一驚，像墮子一樣了。……在圍牆的那一邊，立着一個短短黑髮的男子輕蔑

地看著我。同時，那個少女也向我轉過身來，……我在漂亮的生動的顏面上看到一雙灰色的大眼睛，接着看到整個的面孔是在微微地動着，媚笑着，閃着潔白的牙齒，雙眉在飛揚着。……

我的面孔通紅了，從地上拾起我的鎗桿，在像音樂似的而不是惡意的笑聲裏，我逃回到我自己的房裏，躺上牀上，把臉埋在自己的手裏。我的心熱烈地跳動着，我覺得羞恥又歡喜，感覺到一種從來沒有經驗的刺激。

休息一週之後，我整理我的頭髮，洗過手，纔下樓吃茶。這個少女的影子，還浮在我的眼前。這時我的心已經停止激烈的跳動，但是却充滿着一種甜美的壓迫。

「怎麼樣！我的父親見面就問：『你打到一隻白嘴鴉沒有？』」

我正想將我過去的一切的事情告訴他，但我阻止我自己，只是微笑了一下。等到我就寢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緣故？獨腳在地板上打了三個轉，又在頭髮上灑着香水，然後上牀熟睡個整夜，天將破曉時，我醒過來，抬起頭來茫然地朝周圍一看又復倒下
去睡覺了。

三

「我怎樣纔能跟他們相識呢？」那是我早晨醒來的第一個問題。還沒有用早茶，我就走到園子裏去，但沒有走近那圍牆。看不到一個人。早茶過後，我在屋前的街上，往返地走了幾次，遠遠矚視着那個窗子……在窗幃上想像出那個女子的顏面來，我覺得心裏很驚慌，就忙忙跑開了。

「我不論怎樣，我要認識這個女子，」我在尼司可基公園前的砂地上悶悶地散步，心裏又這麼想着……「可是用什麼方法好呢，這是一個問題。」

我回想到昨天會見那個女子的細情細節，不知怎的，那個女子的對我嫣然一笑，在我的回憶裏是特別活躍……但當我搜索我的腦筋，做各種計劃的時候，命運已經爲我準備着很好的機會。

在我不在家的時候，我的母親收到新鄰寄來的一封信，紙面是灰色的，而封了蠟的。這封信寫着不很流暢的文字，不漂亮的筆跡，說的是那公爵夫人懇求我母親出力援助她，她說我母親跟社會上地位很高的人很接近，現在她發生了非常重大的事情，要找我母親商量，她的命運跟她子女的命運都繫在這些大人物的手裏。

「我寫信給夫人，」她信上寫着：「因為彼此同是貴族婦人的地位，所以我很高興地利用着這個機會。」最後，她請求我母親允許她來訪問。

我發覺着，我母親很高興，爲的是決不定辦法的緣故。父親又不在家裏，她找不到可以商量的人。對方是個貴婦人，要是不答復是沒有禮貌的。但要答復呢，母親是難於措辭了。用法文答復吧，覺得有點不妥；用俄文吧，又不是母親所擅長的，她明白這點，所以不願暴露她自己的缺點。

母親見到了我，很歡喜，馬上吩咐我到公爵夫人那裏去，用口信告訴她，只要是母親能力所及的，隨時樂於效勞，又遵她當天下午一點鐘光臨。

我的熱誠的願望，不料竟是這樣迅速地實現，叫我驚喜交集。可是我始終不表露出

我心裏的羞慚。我整理情，回到房裏，換上一條新領帶和新的燕尾服；我實在厭惡我在
家裏所穿的短上衣和掛領。

四

我的四肢打着戰顫走進這個小屋的狹窄而不整潔的正門，遇見了一個紫銅臉，豬眼
睛，額紋極深極深的是我從沒有見過頭髮斑白的僕人。他手裏捧着一個殘餘鯊魚的盤子
，正在用他的腳關閉那扇闊的門，他突然叫着：「你幹什麼？」

「柴齊金公爵夫人在家麼？」我問着。

「馮發諦！」一個聒耳的女聲從裏面傳出來。

那僕人一聲不響地轉過身去，露出他的額一顆紅色而有花紋的鈕子的破制服的背部
，他將盤子放在地板上就去了。

「你警察局裏去過沒有？」又是同樣的女聲在說，那個僕人喃喃地在回答。

「啊……有客人麼？」我又聽得這樣說「……是鄰家的小主人，那麼請他到裏面來。」

「請到客堂裏來。」老僕又走了出來，一面在地板上拾起盤子，一面對我這樣說。我抑住着我的感情，走到客堂裏去。

我發現客堂，原來是一間狹小而不整潔的房間，放着幾件粗陋的傢具。靠窗口的一隻斷了扶手的安樂椅上，坐着一個身穿綠色的舊衣服，頸子圍着一條格子的絲圍巾，禿頭而醜陋的五十歲光景的婦人。她的一雙小眼睛像針一般釘着我。

我走上前去，對她鞠躬。

「我很榮幸地請問這位是柴齊金公爵夫人麼？」

「我是柴齊金公爵夫人：你可是V先生令郎麼？」

「正是。我是母親叫我來傳言的。」

「請坐吧，瑪發辭，我的鑰匙呢，你看見麼？」

我對葉齊金公僑夫人陳述了，我母親所給的答覆，她一面聽着，一面用肥紅的手指重重地敲擊那玻璃窗，當我說完的時候，她又對我注視了一下。

「很好，我准定來。」她後來纔這樣說，「你真年青啊！請問你今年幾歲了？」

「十六歲，」我不知怎樣地會口吃地答着。

夫人從袋子裏摸出幾張寫滿着字的油污的紙片來，一直舉到她自己的鼻子前一張張詳細地審視着。

「好年青啊！」她不斷地在椅子上搖擺着，突然說，「不要客氣；只當在你自己家裏一樣，我是不慣於講理的。」

「是太不講禮貌了，」我心裏這樣想着，一面看着夫人那種討厭的態度，發生着不可抑制的惡感。

那時候另外一邊的門忽然開了，門裏立着一個我昨天在園子裏所看到的少女。她將手一揚，面孔上顯現着一縷侮慢的微笑。

「她是我的女孩，」夫人用肘指着那個少女這樣說：「蕊娜蓋達，他是鄰家先生的